

铃木大拙
说禅系列

下愚



「日」铃木大拙 著 江月 译



图
书
出
版
社



铃木大拙
说禅系列

下悞

[日] 铃木大拙 著 江月 译



国 家 出 版 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不惧 / (日) 铃木大拙著; 江月译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16. 7

ISBN 978-7-5126-4145-7

I. ①不… II. ①铃… ②江… III. ①文化研究—日本 IV. ①G131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16094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2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7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26-4145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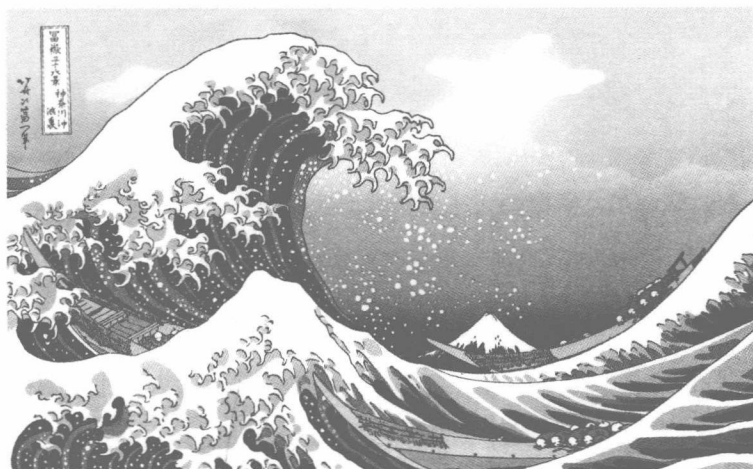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38.0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禅无处不在，禅是一种人间精神，返照自身，达至本心，学会在今时今日不浮躁地生活。

以舍为有，则不贪；以忙为乐，则不苦；
以勤为富，则不贫；以忍为力，则不惧。

——弘一法师



序

从中学时代起，我和大拙君就是亲密的朋友。虽然现在我已是七十老翁，但当年的事情还常常在我脑海中浮现。

儿时的他就和别人不同。从年轻时代开始，他的思想就非常深邃，思索着超越世间的人生问题。我们上大学的时候，他经常独自去圆觉寺的僧堂。那时，洪川老师父^[1]还健在，但没过多久就圆寂了。

之后，大拙君就随宗演和尚参禅，即便偶尔回大学里来，也宛如流云，只是一心修行。就这样过了十年，即应保罗·卡鲁斯^[2]之邀赴美，此后在美国居住了十多年，在四十岁时回国。

从那时起直至今日，大拙君或对佛教典籍进行英译，或论

[1] 今北洪川：日本镰仓圆觉寺名僧。

[2] 保罗·卡鲁斯：美国汉学家、宗教学家。

说禅理，研究探讨，著述宏富，虽已是七十老翁仍孜孜以求。他的名字在国外的佛学名家之间尽人皆知，知名度甚至超过了在故乡日本。

不知大拙君本人是否仍然记得，他在年轻时就立下宏愿，要在世界弘扬佛法，如今也总算遂了心愿。乍一看，他倏忽而逝，就如同罗汉一样，然而，他的感情非常充沛、细腻，看起来好像满不在乎，但于事诚信而缜密。

大拙君向来不以大家自居，然而，看到他，你又真觉得仅用“大家”一词，很难包容他的一切。

他才学广博，极富远见，屡次遇到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，不可谓不艰难，然而，在他的身上，总有宛如流云的雅趣存在。

我和很多人有联系，有不少朋友，但觉得像他那样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。他看起来最普通，却是最不普通的人。在精神上，他使我收获颇丰。

西田几多郎

昭和十五年八月(1940年8月)

目 录



说 禅 / 01

禅与艺术 / 17

禅与武士道 / 45

禅和剑术 / 77

禅与儒学 / 1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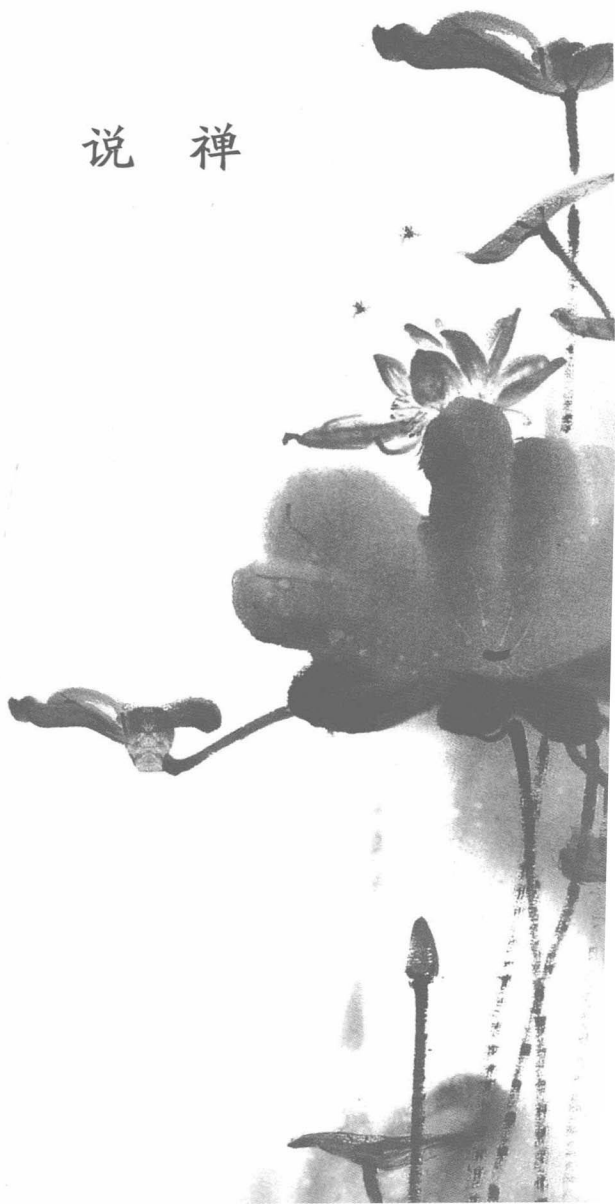
禅与茶道 / 141

禅与俳句 / 173

附：武士塚原卜传故事二则 / 221

跋 在禅中生活 / 227

说 禅



国内外许多权威学者都对日本人的道德修养、心灵世界，进行过公正而理智的研究。不容置疑，他们都认为：禅宗在构筑日本人的民族个性方面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。

在本书的某些章节中，我援引了乔治·桑塞姆和查尔斯·艾略特这两位外国学者的一些观点，这些观点出自他们在外国人有影响的两本作品：《日本文化略史》和《日本佛教》。

对于禅，很多读者都知之甚少，在本书开篇介绍一下禅本身，可以说是尤为必要的。不过，这绝非易事。因为如果对禅一点也不了解，想真正理解禅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因为禅要求超出逻辑和语言的诠释，而一般读者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。

我期望对禅非常感兴趣的人，最好读一下我的一些关于禅的著作。^[1]总之，我在这里只是极其概括地介绍一下禅，希望读

[1] 如：Essays in Zen Buddhism I (1927), II (1933), III (1934):An Introduction to Zen Buddhism(1934);Manual of Zen Buddhism(1935).

者借此多少领会一些禅对日本人的民族个性和日本文化的影响。

禅是一种中国式的佛教形态，到了唐朝初年，也就是8世纪的时候发展起来的。追溯其真正的开始则更早，菩提达摩在公元6世纪时，将禅从古印度南部带到了中国。禅的教义，和大乘佛教的一般教义一般无二，宣教场所和大乘佛教也没有什么不同。

可是，佛教在由印度向中亚以至中国的发展过程中，因为礼仪、教典以及种族心理等因素的影响，被附加上了许多肤浅的观念。这些肤浅的附着物层峦叠嶂，快要淹没了众多的佛教大师及教派的教义。而禅之目标，正是要除去这些附着物，使人们直接学习佛陀自身的要义。

这个要义是什么呢？构成佛教精髓的东西又是何物？这就是般若（大智）和大悲。

般若是“超越一切的大智慧”，大悲是“爱”或是“恻隐之心”。依靠般若，人能超脱事物之表象，直面其本质。

所以，如果获得般若，我们就可以透析生命与世界之要义，而不只是为一己之利与苦而费心劳神。如果获得般若，大悲起

作用是自在的，它意味着脱离所有利己之困扰，让“爱”泽被世间万物。

在佛教里，爱甚至牵扯无生命之物。因为佛教相信，在现有情境中，一切存在都是其持续，不管采取的是哪种形态，当爱漫入其中，它们终将成佛。

禅的目的，就是唤起为无明和业所障蔽的在个体心中沉寂的般若。

无明和业，是在无条件地屈服于理智时发生的，禅反抗此种状态。理智的作用，表现为逻辑和语言，而禅却藐视逻辑，在不得不表达自己的时候，缄默不语。理智的价值只有在把握事物的精髓之后才被意识到，禅也是这样。

禅是在唤醒我们心中超越一切的大智慧时，用一种和普通认识过程全然不同的特殊方法，磨炼我们的精神。

说教基于理智、逻辑、语言文字，禅的方法则与之正好相反。

下面，是宋代五祖法演（1104年歿）所讲的一个故事，对我们理解这一点将有很大的帮助。假如有人问我禅究竟是什么，我将这样回答：禅和学习夜里偷盗的技术类似。

有一个夜盗的儿子，看到他的父亲年纪大了，就暗想：“如

果父亲不能再干这行了，家里除了我再也没有能干这行的人了，我一定要将这方面的技术学到手。”

他将自己的想法偷偷地告诉了父亲，父亲一口答应了。一天晚上，父亲将儿子带到一家富户，穿墙而过，到了屋内，撬开了一个大衣箱。父亲吩咐儿子钻进去取出里面的东西。

儿子应命而入，父亲立刻盖上箱子并将箱子上了锁。然后父亲跳到院子里，大喊“有小偷、有小偷”。等这户人家都被吵醒后，他就顺着墙洞钻了出去，消失在夜幕里。这户人家一阵慌乱，点起油灯，环绕院子搜寻了几圈，一无所获，觉得小偷已经逃走了。

这时，被锁在衣箱里宛然瓮中之鳖的儿子破口大骂父亲。当他郁闷之极快要憋死之时，突然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。他学起了老鼠咬东西的声音，这户人家听到后，赶紧让女佣人拿着油灯去看一下衣箱。女佣人刚把箱盖打开，那个儿子就跳了出来，撞倒了女佣人，逃之夭夭。

这家人在后面追他，他发现路边有一口水井，用尽全力抱起一块大石头，投入井里。追赶的人以为他跳井了，都围在黑洞洞的井口边往下看。儿子就这样捡了一条命。一回到家，他

就大骂父亲，说他在关键时刻全然不念父子之情。

父亲说：“消消气，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逃回来的。”

于是，儿子就讲述了自己历险的始末。

听完他的话，父亲说道：“这就对了！你已经学会了夜里偷盗技术的秘诀。”

循着这种偏颇的夜盗技术教授法，五祖法演向我们阐明了禅的方法论。在禅中，徒弟一请教老师，老师就打他的脸，并大喝：“咄，你这懒鬼。”还有的和尚向老师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：“我有一个困惑，是关于据说能让我们从烦恼中解脱出来的真理的。”

那么，老师就会马上把他带到禅堂，当着众和尚的面呵斥道：“你们瞧瞧，这就是那个自称有困惑的家伙。”然后将那个倒霉的和尚推倒在地。那个和尚只好凄然地退回自己的房间，好像有困惑就十恶不赦似的。即使不是十恶不赦，有困惑的人也被暗示要自我反省，明明处于宽敞明亮的场所，看上去却好似迷路的孩子一样茫然若失，六神无主。

徒弟如果问老师：“您晓得佛法吗？”老师马上会说：“我不晓得。”假如再问：“那么，谁晓得佛法呢？”老师索性用手指

向书斋前的某根柱子。

禅师有时也有类似逻辑学家的修为，然而，他的举止作派却与通常的推理方法和评价事物的尺度不同，甚至完全相反。

莎士比亚曾在其作品中借一个人物之口说：“美即是丑，丑也是美。”

禅不但这样，更甚者，竟然会说道：“吾是汝，汝是吾。”在这里，事实被无视，价值观也全然被颠倒了。

日本的剑士们，常常采用禅的锻炼方法。有一个很认真的徒弟来到山中小庵前，说想学剑术，在此隐居的老师迫于无奈只好允诺了他。可是，老师却让徒弟每天捡柴、打水、砍柴、生火、造饭、打扫屋内和庭院等，全都是些家务杂事，并未教他正规的或技术性的剑术。时间一长，那个徒弟就有怨言了，他心想：我是为了学习剑术才到这里来的，又不是为了给老师当使唤佣人。

有一天，他来到老师面前，诉说他的不平，请求教他剑术。老师听了，点了点头。然而，从那之后，徒弟再也不能静心做任何事情了。他做早饭时，老师就会突然出现在他背后，抡起棒子就打；他打扫院子时，也会受到袭击，他根本弄不清棒子